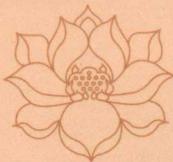




印順法師
佛學著作選集



菩薩心行要略

釋印順著



中华书局

印順法師
佛學著作選集

菩薩心行要略



明達心無礙
恬澹身自安
謙和容別事
精進道可成

印順
上卷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菩萨心行要略 / 释印顺著.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6

(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选集)

ISBN 978 - 7 - 101- 07045 - 3

I . 菩… II . 释 … III . 大乘—文集 IV . B942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191 号

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

书 名 菩萨心行要略

著 者 释印顺

丛书名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选集

责任编辑 陈 平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5 1/8 插页 2 字数 125 千字

印 数 1-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- 07045 - 3

定 价 1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篇 菩萨心行要略	1
一 菩萨行通说	1
一 空与慈悲	2
二 从声闻到菩萨	5
三 趣入大乘的不同根性	8
四 不同根性的菩萨及其行践	15
五 菩萨道的三阶段	20
六 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	28
二 学佛三要	34
一 信愿·慈悲·智慧	34
二 菩提心的修习	39
三 慈悲心的修习	62
三 自利与利他	85
一 净心第一·利他为上	85
二 重于利他的大乘	91
三 长在生死利众生	93
四 从利他行中去成佛	95

四 菩萨行的精进	103
五 正常道与方便道	108
第二篇 佛菩萨的胜德及其法门.....	111
一 文殊菩萨及其学风	111
二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	126
三 皆大欢喜	132
四 观世音菩萨的赞仰	138
五 修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	143
六 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	148
一 中国僧俗的崇敬	148
二 九华山之地藏菩萨	149
三 地藏菩萨之名德	151
四 地藏菩萨之特德	154
五 救度众生不堕地狱	155
六 临堕已堕者之拔济	173

第一篇 菩萨心行要略

一 菩萨行通说

西元前一世纪中，“大乘佛法”以新的姿态出现于印度。“大乘佛法”是以发菩提心、修菩提行、成就佛果为宗的。发心、修行的，名为菩提萨埵，简称菩萨；修行到究竟圆满的，名为佛。菩萨与佛，有不即不离的因果关系，佛果的无边功德庄严，是依菩萨行而圆满成就的。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，“大乘佛法”从多方传出来，也就有适应智增上的、信增上的、悲增上的不同。但从“佛法”而演进到“大乘佛法”，主要还是“佛般涅槃所引起的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”。也就因此，“大乘佛法”比起“佛法”来，有更多的仰信与情感成分。这样，“佛法”中以信为本的方便道，普及而又能引入甚深的，如六随念的一部分，当然会有更多的开展。就是继承甚深行而来的，广明菩萨发心、修行、证入，甚深也就是难行道的众多教典，也有不少的方便成分，所以是甚深而又能普及的法门。充满理想而能普及的“大乘佛法”，在旧有的“佛法”传统中脱颖而出，佛法进入

了一新的阶段。

(录自《华雨集》二,95—96页,本版61—62页。)

※ ※ ※

菩萨自己还没有解脱,修种种的难行苦行,主要为了利人,不惜牺牲一切,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依大乘法说:菩萨要广集福德与智慧资粮,“五事具足”,才能得无生法忍,与阿罗汉的涅槃相等。但菩萨的广大悲愿,不入涅槃,“留惑润生”,愿意在长期的生死中,度脱苦难的众生。这种不急于自求解脱,伟大的利他精神,在世间人心中,当然是无限的尊重赞叹。“见贤思齐”,学菩萨而求成佛的“大乘佛法”,为佛弟子所乐意信受奉行,这是一项最有意义的重要因素(当然还有其他原因)。菩萨的大行——波罗蜜行,主要是以慧——般若为先导的。大乘经所说甚深智与广大行,是继承“佛法”的甚深行。如《般若经》所说:得无生法忍的不退转——阿毗跋致菩萨,都是依人身进修而悟入的。得无生忍以上的,是大菩萨(俗称“法身大士”),以方便力,现种种身,利济众生,那就不是常人的境界,成为大乘佛弟子的信仰对象。

(录自《华雨集》二,98—99页,本版63—64页。)

一 空与慈悲

菩萨道源于释尊的本教,经三五百年的孕育长成,才发扬起

来，自称大乘。大乘教虽为了适应时机而多少梵化，然而它的根本原理，到底是光华灿烂，能彻见佛法真髓的！

先从空与慈悲来说明菩萨道。空，是《阿含》本有的深义，与菩萨别有深切的关系。佛曾对阿难说：“阿难！我多行空。”（《中含·小空经》）这点，《瑜伽论》（卷九〇）解说为：“世尊于昔修习菩萨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无常苦住。”这可见菩萨是以修空为主的，不像声闻那样的从无常苦入手。《增一含·序品》也说：“诸法甚深论空理，……此菩萨德不应弃。”如从缘起的三法印的深义说，无常即无有常性，本就是空的异名。但一般声闻弟子，对于无常故苦的教授，引起厌离的情绪极深。声闻、辟支佛们，不能广行利济众生的大事，不能与释尊的精神相吻合。他们虽也能证觉涅槃空寂，但由于厌心过深，即自以为究竟。声闻的方便适应性，限制了释尊正觉内容的充分开展。佛从菩萨而成，菩萨的观慧直从缘起的法性空下手，见一切为缘起的中道，无自性空、不生不灭、本来寂静。这样，才能于生死中忍苦而不急急地自了，从入世度生中向于佛道。

与戒律有关的慈悲，声闻也不能说没有的。但佛灭百年，已被歪曲为粗浅的了（《四分律》七百结集）。声闻者不能即俗而真，不能即缘起而空寂，以为慈悲等四无量心但缘有情，不能契入无为性。不知四无量心是可以直入法性的，如质多罗长者为那伽达多说：无量三昧与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所有三昧，有差别义，也有同一义。约“无诤”义说，无量与无相等，同样是能空于贪、嗔、痴、常见、我、我所见的（《杂含》卷二一·五六七经）。从

空相应缘起来说，由于有情无自性，是相依相缘相成，自己非独存体，一切有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，所以能“无怨无嗔无恚”。了达有情的没有定量性，所以普缘有情的慈悲——无缘慈，即能契入空性。四三昧中，三三昧即三解脱门，依三法印而成观；无量三昧，即是依苦成观。观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与乐的同情，即“无量心解脱”。由于声闻偏重厌自身苦，不重愍有情苦；偏重厌世，不能即世而出世，这才以无量三昧为纯世俗的。声闻的净化自心，偏于理智与意志，忽略情感。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，也多说“离贪欲者心解脱，离无明者慧解脱”，对于离嗔的无量心解脱，即略而不论。声闻行的净化自心是有所偏的，不能从净化自心的立场成熟有情与庄严国土；但依法而解脱自我，不能依法依世间而完成自我。这一切，等到直探释尊心髓的行者，急于为他，才从慈悲为本中完成声闻所不能完成的一切。

德行是应该均衡的、和谐的扩展，不能如声闻行那样偏颇。如针对厌离情深的声闻，应重视大悲的无嗔。对于不善根的根治，也认为贪欲是不善的，但不是最严重的。贪欲不一定厌弃有情，障碍有情，世间多少善事，也依贪爱而作成；惟有嗔恚，对有情缺乏同情，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，所以说“一念嗔心起，八万障门开”。恶心中，没有比嗔恚更恶劣的。菩萨的重视慈悲，也有对治性。论理，应该使无痴的智慧、无贪的净定、无嗔的慈悲，和谐均衡地扩展到完成。

（录自《佛法概论》，245—248页，本版166—168页。）

二 从声闻到菩萨

佛法,从一般恋世的自私的人生,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。这有不可忽略的两点,即从家庭而向无家,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。其中,出家的社会意义,即从私欲占有的家庭,或民族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。这一出家,从离开旧社会说,多少带点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;如从参预一新的社团说,这是超家族、超国界的大同主义。声闻的出家众,虽有和乐——自由、民主、平等僧团,但限于时机,乞食独身的生活,在厌世苦行的印度思潮中,偏重于“己利”的个人自由。出家的社会意义,是私欲占有制的否定,而无我公有的新社会,当时还不能为一般所了解,只能行于出家的僧团中,戒律是禁止白衣旁听的。但彻见佛法深义的学者,不能不倾向于利他的社会和乐。菩萨入世利生的展开,即是完成这出家的真义,做到在家与出家的统一。这是入世,不是恋世,是否定私有的旧社会,而走向公共的和乐的新社会。同样的,一般人的自他和乐,道德或政法,基于私欲的占有制,这仅能维持不大完善的和乐。声闻者发现自我私欲的罪恶根源,于是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的德行。然而净化自心,不但是为了自心净化,因为这样才能从离欲无执的合理行为中,促进完成更合理的和乐善生。这样,菩萨又从自心净化而回复到自他和乐。从自他和乐中净化自心,从自心净化去增进自他和乐,实现国土庄严,这即是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。所以菩萨行的特点,是透出一般人生而回复于新的人生。

菩萨行的开展,是从两方面发展的:一、从声闻出家者中间发展起来。起初,是“外现声闻身,内秘菩萨行”;自己还是乞食、淡泊、趣寂,但教人学菩萨,如《大品经》的转教。到后来,自认声闻行的不彻底,一律学菩萨,这如《法华经》的回小向大。现出家相的菩萨,多少还保留声闻气概。这称为渐入大乘菩萨,在菩萨道的开展中,不过是旁流。二、从声闻在家信众中间发展起来。在家众修行五法而外,多修六念与四无量(无量三昧能入真,也是质多长者说的),这都是大乘法的重要内容。如维摩诘、善财、常啼、贤护等十六大士,都从在家众的立场,努力于大乘思想的教化。这称为顿入大乘的菩萨,是菩萨道的主流。新的社会——净土中,有菩萨僧,大多是没有出家声闻僧的;天王佛成佛,也是不现出家相的。印度出家的释迦佛,仅是适应低级世界——其实是印度特殊的宗教环境的方便。佛的真身,是现在家相的,如维摩诘,“示有妻子,常乐梵行”;常啼东方求法,也与女人同车。这是从悲智相应中,做到了情欲与离欲——情智的统一。声闻的出家者,少事少业,度着乞食为法的生活。佛法为净化人类的崇高教化,度此淡泊精苦的生活,不是负社会的债,是能报施主恩的。换言之,真能修菩萨行,专心为法,过那独身生活,教化生活,当然是可以的。然而,菩萨行的真精神,是“利他”的。要从自他和乐的悲行中去净化自心的,这不能专于说教一途,应参与社会一切正常生活,广作利益有情的事业。如维摩诘长者的作为,如善财所见善知识的不同事业:国王、法官、大臣、航海者、语言学者、教育家、数学家、工程师、商人、医师、艺术家、宗教师等,这些都是出发于大愿大智大悲,依自己所作的

事业，引发一般人来学菩萨行。为他利他的一切，是善的德行，也必然增进自己，利益自己的。利他自利，在菩萨行中得到统一。

（录自《佛法概论》，248—251页，本版168—170页。）

※ ※ ※ ※

佛法有出家与在家的两类。有以为佛法是出家人的，或出家众是特别重要的。其实，约大乘平等义说，学佛成佛以及弘扬正法、救度众生，在家与出家，是平等平等的。像本经的胜鬘夫人就是在家居士，她能说非常深奥、圆满、究竟的法门。若说大小乘有什么不同，可以说：小乘以出家者为重，大乘以现居士身为多。维摩居士，中国的学佛者都是知道的，他是怎样的方便度众生呀！考现存的大乘经，十之八九是以在家菩萨为主的，说法者不少是在家菩萨，而且也大多为在家者说。向来学佛者，总觉得出家胜过在家，然从真正的大乘说，胜过出家众的在家众多得很。有一次，文殊与迦叶同行，文殊请迦叶前行说，你是具戒、证果了；迦叶转请文殊先行说，你早已发菩提心领导众生了；结果是文殊先行。发菩提心的大乘学者，虽是在家众，也是被尊敬的。从佛教的史实上看：晋时法显去印度时，见到华氏城的佛教多亏了一位在家居士罗沃私婆迷的住持。唐时玄奘到印度去，先在北印度，从长寿婆罗门学中观；次到中印度，跟胜军论师学瑜伽。近代中国，如杨仁山居士等，对佛教的贡献及影响就很大。小乘说，出家得证阿罗汉果，在家就不能得；以大乘佛法说，一切是平等的。反之，佛在印度的示现出家相——丈六老比丘，

是适应印度的时代文明而权巧示现的，不是佛的真实相。如佛的真实身——毗卢遮那佛，不是出家而是在家相的。不以出家众为重，而说出家与在家平等，为大乘平等的特征之一。

（录自《胜鬘经讲记》，2—3页，本版2页。）

三 趣入大乘的不同根性

二乘的学者，也是会发菩提心而入大乘道的：有的初学声闻行，不曾决定，就转学大乘；有的在声闻中已得决定（忍位），或是已证人法性而得初果（须陀洹）以上的；有的已证第四阿罗汉果的；也有人了无余涅槃，再发大心的。从佛法唯是一乘道来说，小乘本是大乘方便道，当然迟早要入大乘道的。但在小乘行者的见地上，起初却免有点隔碍。拿阿罗汉果来说，他们自觉得“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”；已经到了学无可学，进无可进的地步。佛是阿罗汉，他们也是阿罗汉；佛得解脱，他们也得解脱。自以为究竟了，那当然一时不想修习大乘道，于大乘毫无兴趣。然而，佛不是修菩萨行，广度众生而成佛的吗？佛为什么不教声闻行者修菩萨行成佛，却叫大家修自利行而了生死呢？这是一大疑问。同样的证入法性，同样的解脱生死，声闻阿罗汉果真的什么都与佛平等吗？比较起来，真是“天地悬隔”了！所以在事实的经验中，在佛的善巧教导中，阿罗汉们不免要从自惭而到自怨，终于撇除了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，发菩提心，重行走向佛道了！

有的是自己心生惭耻,觉得自己有所不知,不能如佛那样的遍知一切。《大毗婆沙论》说:佛曾与弥勒菩萨等说法,阿罗汉们都不能了解。从前,有人到祇洹精舍来出家,阿罗汉们观察他的根机,一点善根都没有,这是不适宜出家的,出家也不能获得教证功德的。大家不肯度他,佛却度了他出家,不久就证了阿罗汉果。大家觉得希奇,佛说:此人在无量劫以前,曾经因为虎难而口称“南无佛”,凭这归向佛的功德善根,现在才成熟而得度。这可见,在佛智慧的深彻与广大面前,阿罗汉们的智慧,简直如日光下的萤光了!还有,自己心生惭耻,觉得自己有所不能,不能如佛菩萨那样的大能。如舍利弗说:“呜呼深自责,云何而自欺!我等亦佛子,同入无漏法,不能于未来,演说无上道。”其实,阿罗汉们不能的事太多了,如菩萨法的“游戏神通,净佛国土,成就众生”等。还有,自己心生惭耻,觉得自己虽说断尽了烦恼,而事实证明,还是有所不清净的。如大树紧那罗王弹琴,年高德劭的大迦叶,竟然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。迦叶说:我虽能远离世间的欲乐,但菩萨法的微妙欲乐,还有所染著呢!又如天女散花,花到菩萨身上,不曾系著;而落到声闻阿罗汉身上,却系著了,这证明了内心的有所染著。又如小鸟通过舍利弗的身影,还不免“余悸”;而通过佛的身影,就一些恐怖都没有了。阿罗汉们是“不断习气”的;这种习气,便是菩萨所要断的烦恼。所以在事实的经验中,自己感觉到有所不知,有所不能,有所不净,不免要自己惭愧,自己埋怨自己。一经佛的善巧教化,阿罗汉们就会回自利的小心,发菩提心,而入于自利利他的大乘道了。

发心向大乘道,并非一定要经历小乘圣者的果证;相反的,

修学大乘法的主机，都是直从凡夫地而发心修学的。引起发心的因缘，种种不同：有的是亲见如来（及菩萨）的色身相好而发心的；有的是见如来的神通威力而发心的；也有见如来法会的庄严，听如来的圆音教化而发心的。有的生在佛后，听见佛弟子的教化，或诵读佛经的深义而发心的。或有自动的，也有被劝而发心的。发菩提心，主要是以佛菩提为理想而誓愿希求。着重在佛德的崇高深妙而发心愿求，当然是发菩提心的主要内容。但如缺少了另一要素——悲愿，那不是不圆满的，就是容易退堕的。经上说：“菩萨但从大悲生”；所以发菩提心，也是“发心为利他，欲（求）正等菩提”。这样，前面所说的，不太着重悲愿的发心，可知是容易退失的发心了。着重于悲愿而发心，略有二类：一、不忍圣教（就是佛法）的衰微，着重于护法而发心：知道三宝的殊胜功德，有救人救世、引生世出世间善法的力量。可是生在像末，佛法衰落不堪，为教内教外的邪恶所娆乱，不能达成救人救世的任务。知道这唯有发菩提心，上求下化，才是复兴佛教、利乐众生的唯一办法。这样，就以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，而起大悲心，依大悲心而引发大菩提愿。二、不忍众生的苦迫，着重于利生而发心：或有生在时势混乱、民生艰苦的时代，想予以救济，而自己却没有救护的力量。深细地考究起来，知道唯有学佛成佛，才能真正地救度众生的苦迫。这样，以不忍众生的苦恼为因缘，起大悲心，依大悲心而引发上求下化的菩提心。这二类发心，是出于深刻的智慧及悲愿而自发的，所以是坚强有力，容易成就。真能这样的依悲愿而发心，就能从凡夫地而趣入大乘道了。

我们这个时代，佛法是这样的衰落，人生是这样的苦恼，真正发菩提心的，应该是时候了！

趣入佛道的圆满菩提心，应有信愿、慈悲、智慧——三德。但初学的发心趣入，由于根性的不同，对此应修的三德，不免会有所偏重。如偏重而不是偏废，那是不碍进入大乘道的，所以龙树释《般若经》说：“菩萨以种种门入佛道：或从悲门，或从智慧精进门入佛道。”又说：“是般若有种种门入：若闻持乃至正忆念者，智慧精进门入；书写供养者，信及精进门入。”如统摄初学的趣入佛道不同，不外乎或以信愿入、或以智慧入，或以悲心入的三大类。其中重智慧而从智慧门入的，如说：“是菩萨但分别诸经，诵读，忆念，思惟分别诸法，以求佛道。以是智慧光明自利益，亦能利益众生。”这是智增上菩萨，近于声闻的法行人，着重于闻思修慧的自修化他。重悲而从悲门入的，如说：“菩萨有二种：一者，有慈悲心，多为众生”；也就是上面引述的“从悲门入”的菩萨。着重慈悲，这是不共二乘的根机，也可说是大乘特有的菩萨风格，名为悲增上菩萨。重信愿而从信愿门入的，也可有种种；信愿修学净土易行道的，是其中的一类。如说：“二者，多集诸佛功德，乐多集诸佛功德者，至一乘清净无量寿世界。”这是信增上菩萨，如声闻的信行人一样。在初学时，有此三类的不同；因为习以成性，所以直到地上，虽一定是三德齐修，但也还流露不同风格的，如观音悲、文殊智、普贤愿等。如约根性来分别，贪行人是悲增上的，嗔行人是智增上的，痴行人是信愿增上的。

约所依的身行而趣入佛道来说，就有或依声闻行入佛道的，或依天行入佛道的，或依人行入佛道的三类。这本是大乘经所

说的,但经太虚大师的判摄——正法时期,多依声闻乘行而入大乘;像法时期,多依天乘行而入大乘;末法时期,多依人乘行而入大乘——意义更充分地显示出来。其中依声闻乘而入佛道的,依经论所说,都是先修声闻(缘觉)乘法,或没有证果,或已经证果,然后回心而向佛道的。专修声闻行的,有些自以为究竟,但利根深智的行者,早是“内秘菩萨行,外现是声闻”,不等佛的开权显实,心已安住大乘道了。依天乘行而入佛道的,又有二类:一、净土行者,专心一意地求生天净土,然后在净土中,渐修佛道。但依《观经》所说:上品利根,早是发菩提心,读诵大乘,解法空性。所以一登净土,不久就能彻悟无生,回入娑婆来广行菩萨道。二、秘密行者:着重修(欲)天色身,就是以金刚夜叉为本尊,修成持明仙人,然后久住世间,修行佛道。虽然,“劣慧所不堪,为应彼等欲,兼存有相说”,而有些就专在修精练气的色身上作活计。而利根是:菩提心相应,大慈悲为根本,以方便而至究竟的。依天乘行而向佛道的二类,都重于瑜伽或三昧;定,本为天乘行的特质。但以此普摄初机,也只能口头诵持——持咒称名而已。依人乘行而入佛道的,就是发菩提心,修十善行,不废人间正行,广修人间安国利人的正业。但以此普及初机,大乘的外凡夫位,实等于人间的君子、善人。

如来的出现人间,教化人类,本意是令人开、示、悟、入佛之知见。所以依人菩萨行而向佛道,不但是适应时代的机感,也实在是佛乘的根本坦道。

趣入大乘的修学者,一向分为直入菩萨、回入菩萨二类。直入是直向菩萨道的;回入是先修别道,然后转入大乘道的。二乘